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後集卷四十

宋 章如愚 編

兵門

府兵圖

府兵
- 上府 千二百人
  - 折衝都尉
  - 左果毅都尉
  - 右果毅都尉
  - 同
- 中府 千人
  - 折衝都尉
  - 左果毅都尉
  - 右果毅都尉
- 下府 八百人
  - 折衝都尉
  - 左果毅都尉
  - 右果毅都尉
  - 同
- 長史一人
- 兵曹一人
- 別將一人
- 校尉一人

兵
- 坊 高祖置 坊主一人
- 團 三百人 校尉
- 隊 五十人 隊正
- 火 十人 火長

禁軍
- 羽林軍 高宗
- 神武軍 肅宗
- 神策軍 代宗
- 大威軍 順宗
- 龍武軍 玄宗
- 英武軍 代宗
- 神武軍 德宗

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葢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葢得其大意

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於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遂至於亡焉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後廢而為彍

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强而唐遂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

府兵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制十二衛唐因之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皆置府三年更為軍

唐初置十二軍分關中諸府以隸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入寇復置後又省其後定制衛驍武威各有左右

又領軍金吾監門千牛亦有左右凡十六衛通典云

貞觀置十六衛

萬年道參旗軍長安道鼓旗軍富平道元戈軍醴泉道井鉞軍同州道羽林軍華州道騎官軍寧州道折威軍岐州道平遠軍豳州道招摇軍西麟州道苑游軍涇州道天紀軍宜州道天節軍

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　六年天下既定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又軍有

坊置主一人
察户口勸農桑
軍置將軍一人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兵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隷諸衛
此陸贄之言會要云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　陸贄奏議以為太宗置府八百在關中

者五百

杜牧原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四其數不同 府多在關中說者以為固本漢置都尉亦此意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隷東宮十率府而折衝亦隷馬太子管軍非古制也

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吏兵曹别

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甲兵裝糧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赴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兵教戰

唐只是折衝自教漢都試之日郡縣之官盡會厥有

旨哉

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

唐之府兵雖散在諸道然折衝都尉並遥隷於諸衛乃是内任官故官志係於諸衛之後下與外官同漢都尉不隷於衛尉乃是外任官故表係之郡守之後與唐異然而領兵則太守與都尉刺史與折衝同矣

何以言之唐發府兵符下刺史

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别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若平居無事時則耕

於野其番上者宿衛而已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輙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權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絶禍亂之萌也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分遠近給番五百里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外十二番皆一月上

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紛擾漢以一歲更代為善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壞也

彍騎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

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

玄宗時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人號彍騎入隸於十二衛為六番每衛萬人而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遷士人皆恥為之自天寶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六軍宿衛皆市人及祿山反不能受甲矣

方鎮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矣唐初兵之戍邊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皆有使而總之者曰道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帶使持節謂之節度使而安祿山正以范陽道節度使反犯天子之兵弱不能抗而諸鎮之兵共起誅之當時號九節度之師大盜既滅武夫戰卒有功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内地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

於朝天子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始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唐遂亡矣

禁軍天子禁軍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

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衛者三萬人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貞觀初

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又置北衙七營又於元武門置飛騎營
高宗龍朔中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
武后改百騎曰千騎
睿宗改千騎曰萬騎及
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又詔羽林軍闕取士以戶部印印臂為之末年禁兵侵耗祿山反入蜀從者纔千人

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以元從扈從官子弟補之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射生手千人總號曰左右英武軍

代宗以射生軍清内難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又號寶應軍初哥舒翰破吐蕃因置軍於臨洮之西及禄山反衛伯玉将其兵千人赴難屯于陜賜號神策軍既而領於中使魚朝恩

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陜朝恩舉在陜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遂以屯禁苑中為天子禁軍

德宗時神策兵雖處内往往數出征伐士多鬬死者建中四年詔以白志正為使募兵蒐補志正隂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及李晟將西兵赴難北軍遂振　貞元二年特置監勾當神策軍以寵中官又改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自肅宗以後京師實倚禁兵以為重然廢置不一

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號與元從奉天定難功臣自後皆統於中人矣

順宗即位王叔文欲收神策兵柄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又省神武神威合為天威軍　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分隸神策軍　景福中以藩臣跋扈議以宗室典禁兵可謂良策矣卒之諸王遇害乃名朱全忠兵入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由此廢天子無一人之

衛唐乃亡

德宗正元二年與李泌議復府兵泌曰府兵無事則耕有事則調發至所期處將帥案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縁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有久戍之兵武后以來府兵寖𢚩為人所賤百姓至蒸熨手足以避役又邊將苦之自天寶後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二三然未嘗有内叛外侮者誠顧戀田園恐

累族也至開元張說始募長從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愛重遂至為梗上曰候河中平當議之　三年又問復府兵之策泌請先行屯田上召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土不復思歸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五六

陸贄曰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久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西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吐蕃承虚而代宗莫禦是失馭輕之權也

唐會要載貞觀十年關内置府二百六十一積兵二十六萬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河東道府額亞於關中河北之地人多壯勇故不置府其

諸道每歲十月以衛士帳上兵部以俟名發天下衛士向六十萬初置以成丁而入六十出役其家不免征徭遂漸逃散　杜牧云凡有兵四十萬番上遠近不均杜甫兵車行云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白頭還戍邊葢其役之若如此宜其民不堪命而法之亟弊也

宋朝兵制藝祖深鑒唐末五代之弊既平諸國詔諸道長吏送其驍鋭於闕中聚勁兵於京師躬定軍制紀律詳盡其軍製親衛殿禁之名其營立龍虎日月之號而

分領於殿前侍衛兩司為步兵者百十有九為騎兵者七十有二而忠佐皇城司不與焉又峻其等級相犯之刑謂之階級以絶其犯上之心三年一戍更出迭入其定荆湖聚巴蜀俘粤廣平江南前後精兵不過二十餘萬京師屯十萬足以制外變外郡屯十萬足以制内患諸州鎮兵内屬侍衛而蕃方縣鎮亦有天子之兵其内外輕重均矣而京師之兵内有親衛諸兵四城之外諸營列峙此京城内外相維之勢也然州郡節察防團刺

史雖居京師謂之遥授至於一郡則盡行軍制守臣通判名銜必帶軍州其佐悉帶軍事雖曹椽悉曰參軍一州賦稅民財出納則謂之軍資蓋賦稅本以贍軍使人知以兵為貴咸知所先也遂縣置衛專捕盜賊濟以縣巡檢之兵不足則會合諸州廵檢使之兵又不足則資諸守臣與一路帥臣故兵威強盛此其州縣相維之勢也逮咸平二年西北邊警之後兵增置六十萬　皇祐之初兵已一百四十一萬

神宗即位患兵之冗

四朝志云治平之兵益一百十六萬三千

邦用不繼始議銷併乃親製選練之法立為定額益熙寧之籍天下禁軍凡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時王安石欲變募兵而行保甲　熙寧三年始聯比其民以相保伍自畿内始九年而保甲民兵義勇之繫籍者合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八人自保甲立法而故老大臣相與論難甚苦而當時百姓至有自傷殘以避免

者　自元豐而後民兵日盛募民日衰其募兵缺額則收其廩給以為民兵教閱之費　元祐以降民兵亦衰崇觀以後兵弊日滋啗級既壞紀律亦亡童貫握兵恥於言敗敗沒第言逃突河北將兵十無二三往往掊以缺額封樁為上供之用

四朝志并王銍兵制序宋朝前會要修

而藩維之固缺然矣

太上中興收三帥之精鋭以强輦轂而江上分屯之軍

皆隸禁衛臂指屈伸靡不如志　唐雜著　或云國家之兵大抵自禁兵立而廂兵廢自將兵立而禁兵廢自大軍立而將軍又廢矣

藝祖養兵止二十二萬京師十餘萬諸道十餘萬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内變内外相制無偏重之患矣天下承平百餘年益因於此王珪曰宋朝兵制雖詳然莫能推明其意張璪曰非陛下神聖孰能知之元豐五年

神宗曰聞見錄太祖問趙普曰吾欲息兵定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李唐戰爭不息節度太重而已雖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安矣上因與石守信王審琦飲酒曰汝曹何不釋去兵權市好田宅為永久之業守信等皆謝明日請解軍政於是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又收天下精兵以備宿衛

宋朝以備戰衛為禁軍以給徒役為廂兵各隸其州之本城内總於侍衛司而尚書兵部掌其政令因事

立名者各隸於其部又以廂軍教閱者始號廂禁軍後皆以為下禁軍其給吏於諸司者亦各以其事屬役焉

太祖既得天下收節鎮兵權置諸司軍額其名號不一

金鎗班　東西班　散直　鈞容直

新立內員寮直　寧遠

捧日三十八指揮　驍騎三十三指揮

天武二十五指揮　龍騎四十一指揮
驍健四十二指揮　神衛四十六指揮
虎翼五十一指揮　雄武三十三指揮
自古禁旅之盛無如本朝者殿前司領騎兵之額三
十七　步兵之額二十六　侍衛司領騎兵之額三
十五　步兵之額八十三　御前忠佐軍頭司領步
騎之額四　皇城司領步騎之額二　左右騏驥院
領騎兵之額二　建隆指軍額尤少至

太宗則無不備矣如金鎗之類皆太宗所創也太宗嘗與羣臣議論及屯田利害張洎上言國家懲前王之失審形勢之宜以大梁者八方所湊為天下之樞思以阜安兆民臨制四海故於京邑而定都焉昔炎運開基高帝曰吾以羽檄名天下兵未有至者又武帝以虎符發郡兵即知兵甲在外也惟自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軍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民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策為軍旅

不過三四萬人以備天子扈從藩衛而已及祿山犯闕驅市人接戰德宗蒙塵扈駕者四百餘騎兵甲散在郡國軍兵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軍宣武各六萬人潞徐楊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亦不及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萃在京師本固兵强邦家之利也上覽嘉之長編

真宗景德三年真宗謂王欽若曰馬步諸軍累經簡

閲缺額漸多今雖承平武備不可廢或謂選近甸强壯朕念取農民以實軍伍良策也推軍伍之家悉有子弟多願繼世投軍但慮父兄各隸一軍則須分别以此故不應募今可曉諭許隸本軍欽若曰此輩嘗從父兄征行兵甲部伍熟於聞見亦免廢農畝而奪耕民真長久之策也 寶訓

大中祥符四年上因謂宰相曰外道所給圠往年南郊户多十餘萬蓋募兵太廣爾其間老疾不任事者當簡閲之王旦曰言事

者稱民間或有小歉及游手皆宜募置軍籍然一列軍門何由復業不若令田農有利自致滋殖也長編

仁宗慶歷四年六月富弼上守禦十二策河北最號勁兵處若盡精閲則不敵於天下況邊徼乎頃朝廷未與匈奴講和敵騎每入寇惟懼北兵視南兵輕之蔑如也我當分南北兵各為軍凡對陣敵必先犯南軍南軍潰北軍累之以必敗懲此故有南北混而戰者敗走益甚是不若純用北軍之為勝也同上　慶

歷六年三司使王拱辰言太祖時兵十二萬太宗時十八萬章聖時四十萬今皆倍之兵在精不在衆冗散坐食非計也長編　慶歷中張方平言太祖蓄兵不及十五萬人太宗朝不過四十萬人章聖備禦西北兵籍頗增至於寶元凡内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計三朝舊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剩真等不在此數同上　嘉祐七年初祖宗兵籍閱實總三十七萬而禁軍十九萬

至道總六十六萬而禁軍三十五萬天禧總九十一萬而禁軍四十三萬其數皆有竒自慶歴以來乃總二百二十五萬而禁軍八十二萬視祖宗時募兵浸多至是宰臣韓琦言祖宗之兵有征伐則募事已則省今西北二邊屯兵待敵竭天下之力不能給宜先慮而速勅之開寶至道天禧之兵祖宗所以定亂守成者也惟慶歴兵乃自西帥增置於是詔中書樞密院掇其制裁為定額通畧

英宗治平二年命供備庫副使孟淵等十九人往開封府界及京東西淮南路募兵長編

神宗熙寧二年樞密院進呈減駐營兵數目祖宗朝北戎無警即便罷兵今既講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錢帛文彦博曰自古皆募營兵遇事息即罷

漢文帝以恭儉故至武帝時府庫充實因用兵卒致公私匱乏上曰文景恭儉豈是庶事不為以致富盛蓋能立制度所以有成效也如仁宗朝何嘗横有費

用止緣衆人妄耗物力府庫遂空韓絳曰朝廷須修法度愛惜財幣迺能休息生靈一人獨儉未足成化陳升之曰已議暗消本路冗兵於京東招補亦將有序不數年可見效矣吕公弼曰緣邊之兵不可多減若遇大閱人數全少北戎覲之非便彦博曰自有遣戍兵不至闕事也上曰卿等可詳議以聞長編　熙寧三年三月詔併龍猛八指揮為六舊三百五十人額今以三百人為額自康定慶歴以來諸軍間有併

廢至熙寧初大整軍額有就而合者如龍衛三十九指揮併為二十有以全部附隸者宣威併入威猛廣捷而宣威廢罷契丹直撥入神騎而契丹直廢罷有併營而增額者如宣武二十指揮四百人額併為十二指揮五百人為額有就而易名者如驍猛四指揮以第四指揮改充驍雄存三指揮自是部伍齊肅無有名存而實鈌也　熙寧三年詔以禁軍分五都法檢治廂軍其後禁軍或降剩員或陞階以備廂軍諸

路力役之事廣則間詔增募而京西轉運司所募多至三萬人陜西減額五千人亦至三萬人河朔流民寓京東者如舊制募士教閲以為忠果二十指揮分隷河北總管司以除道恤飢而河北及熙河路修城壘河北所募五千人熙河亦三千人修京城以廢馬監兵置廣固保忠凡十指揮亦五千人湖南傜人平戎瀘軍興逃河轉漕又皆增置大抵自熙寧元豐之間廂兵之數視祖宗時益衆矣自五代後凡國之役

皆調於民故民以勞弊宋有天下悉役廂軍凡役作工徒營繕民無與焉故天下民力完固承平百年熙寧四年詔揀諸路兵半分年四十五以下力能勝甲者并為大分五十以上願為民者聽之舊制兵至六十始免猶不即許也至是免為民者甚衆長編

神宗嘗謂輔臣曰前世為亂者皆無賴不逞之人我藝祖平定天下悉招聚之剌以為兵連營以居什伍相制節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威

於階級之間使不得動既無敢為非因取其力以衛良民所以太平之業定而無叛民自古未有及此者

王安石行保甲法神宗曰募民兵無異安石曰募兵多浮浪非良農之比也　元豐八年三月凡禁軍之最親近者執殿陛宿衛宮省扈從乘輿號諸班直非諸班直隸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騏驥院餘軍皆以守京師備征戍而出戍邊或諸州更戍者謂之屯駐非戍諸州而隸於總管司者謂之駐泊非屯

駐駐泊而以糴賊留便廪給謂之就糧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本城廂兵教閱者為教閱廂兵蕃夷内附糾合其人而用之曰蕃兵什伍其民而教之武事曰民兵熙寧元豐之間兵制備矣長編

熙寧之籍天下禁軍凡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人元豐之籍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人初上即總治平之兵一百十六萬一千而禁軍步騎六十六萬三千校慶歷之籍減幾十萬開寶之籍增至七十

萬二千上患兵冗邦用不繼始議銷併乃親制選練修飾武備之法甚衆長編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詔京東京西河北永興軍淮南江南兩浙荊湖路皆置帥府要郡大要郡帥府為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為之副改路分為副總管路鈐轄為副鈐轄州鈐轄為副都監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僚屬依帥臣法屯兵各有差遇朝

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副副鈐轄副都監各以兵從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副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提點刑獄彈壓本路盜賊則量敵出兵多寡會合以相應援聖政

總論宋朝兵制太祖定制凡禁軍之親近者號諸班直非諸班直者隸於軍頭皇城内守京師外備征戍其出戍邊或諸州更戍者曰屯駐非戍諸州而隸總管者曰駐泊非屯駐駐泊以糴賤而留之者曰就糧

包拯嘗言沿邊單州蓄兵愈多乞令防守外其屯駐駐泊就糧兵士各令歸營謂此兵也

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廂兵而教閱廂兵則又即廂兵而教之也什五其民教之武事謂之民兵蕃夷內附糾而用之謂之蕃漢兵此制兵之畧也而制兵深意有可得言者太祖聽趙中令之說收節度之權於杯酒間州郡精兵悉歸京師雖曰京師十萬諸郡十萬內外足相制而外兵之弱終不若京師之強也嗚呼其慮

遠矣不特此也前日之亂皆不逞之人為之太祖聚以為兵節以軍法畀以厚祿祿厚則各自愛重法嚴則不敢為非此其慮何如也又不特此也軍士衣不得過膝葸韭不得入營無侈心也出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無非念也營在城西者糧在城東營在城東者糧在城西無怠之也此其慮又何如耶是猶御兵之意然爾至於兵之所屬又有微意存焉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彼此相制無敢

有異心者此其為慮不既深遠矣哉自時厥後此意不明故樞密屬官有欲使之管軍者東西倉互給有謂之固欲邀求者募兵浮浪有謂之非良農之比者噫祖宗之意微矣

漢唐兵制未有善於斯者奈何其莫之察也皇朝之制大臣平章先軍而後國羣臣出守先軍而後州軍曰軍資監曰軍器官曰參軍務曰贍軍其於軍事重矣盍亦以是加之察乎林駧

衛兵

周制周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内外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譏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次舍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請廬者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

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宫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歳終則均叙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庶子宿衛之官皆屬太宰

内宰以治王内之政令分其人民以居之

人民吏子弟分之使衆者就寡均宿衛

夏官司馬政官之屬有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宫

秋官司隷掌五隷之法執其邦之兵守王宫罪隷蠻隷

夷隷皆守王宫

漢制南軍在京城門内衛尉主之北軍在宫城門外中

尉主之國有大變北軍亦繞宫屯衛

詳見漢兵門

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門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

光禄勲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皆屬

焉

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有丞

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為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衛三丞又諸屯衛候司馬十二官皆屬焉

郎掌守門戶出充軍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

並百官表

後漢光祿勲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書郎更直執戟宿

衛門戸攷其德行而進退之　五官中郎將五官中郎

五官侍郎五官郎中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

門戸出充車騎左右僕射主虎賁郎習射左右陛長主

直虎賁朝會在殿中虎賁郎中將中郎郎中羽林中郎

將羽林郎無員掌宿衛侍從掌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

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補百官志

唐制左右監門衛掌諸禁衛門籍之法　左右千牛衛

掌衛及供御兵仗親衛一府勳衛二府翊衛二府凡有

五府每府中郎将一人左右郎将各一人　凡府中郎将掌領校尉旅師親衛之屬宿衛者而總其府事左右郎将二馬番上者以名簿上於大将軍而配以職　武德貞觀世重資蔭二品三品子補親衛二品曽孫三品孫四品子職事官五品子若孫勲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國公子補勲衛四品孫五品及上柱國之子補翊衛及率府勲衛之官二品及縣男以上子若孫補諸衛及帥府翊衛王府執仗親事執乘親事每月番上者數千人

宿衛內廡及城門給廩食執扇三衛三百人　左右衛上將軍各一人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掌宮禁宿衛凡五府及外府皆總制焉凡五府三衛及折衝府驍騎番上受其名簿而配以職　左右衛左右驍騎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左右金吾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凡六　左右千牛衛掌侍衛及供御兵仗以千牛備身左右執弓箭宿衛以主仗守戎器　折衝都尉掌領屬備宿衛師役則總戎具資糧點習以三百人為

團一校尉領之唐官制 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也北衙禁兵也南衙領於金吾北衙統於羽林李揆曰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司察也北衙之制其後雖增易不常名號不一然皆天子宿衛之兵也

五代禁旅無復舊制

梁太祖始置侍衛馬步軍

周世宗置殿前軍時募天下猛士上為都虞候受詔簡其技擊精絕者為殿前諸班

宋太祖受禪懲因其制乃詔殿前侍衛二司簡其驍勇者升為上軍疲弱者退為剩員又令諸路選所部兵送至闕下補其鈌其後殿前司領兵之額三十七步兵之額二十六侍衛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五步兵之額八十三通略　建隆三年上留意治兵乃簡強壯者謂之兵樣散降諸道令依樣招收其後募兵之木版差以尺寸高下謂之等仗亦散給諸州設旗給賞募之長吏專督其事部送闕下者軍頭司覆驗引對分隸諸軍同上

太祖御講武殿親臨試之其法刻木為箭鏃裹以氊罽命引強者兩兩相射又以木梃為馬撾施韋鞘俾馳騎相擊皆取其不避者各分等級以遷隸之由是禁旅精鋭同上

太宗興國二年詔以美名易禁軍舊號鐵騎曰日騎控鶴曰天武龍騎曰虎衛虎捷曰神衛長編　舊制有左右金吾引駕仗堂内内宿衛車駕巡行勘箭警巡唱探之事又有仗衛司　淳化五年於崇政殿親選五百七

十人分四營上以巡警用禁軍非舊制遂擇置使傳呼備盜　至道元年復募得二千人以閤承翰劉承蘊為都監六軍諸衛有龍衛羽林神武左右六軍以判金吾左右衛仗將軍兼領之然諸衛自左右衛以下官名存而事廢有侍衛親軍司兼總步衛二軍之政國初有都指揮使副指揮使其後止置都虞侯又有侍衛親軍馬軍司侍衛親軍步軍司 會要

真宗謂近臣曰如聞禁軍人數不足當今殿前司諸軍

材勇者升補之捧日上三軍每指揮及三百人龍衛上四軍及二百五十人拱聖而下及三百五十人同上

咸平六年募近京强壯補禁衛詔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閲習陣勢名近臣觀之觀行伍整肅　景德二年上謂輔臣曰殿前侍衛司禁兵老疾者衆葢久從征戍失於簡練今多已名還宜精加選擇並長編

仁宗慶歴五年丁度建言請擇河東陝西就糧禁軍以補禁旅之闕同上

哲宗元祐二年八月詔在京置宣武第十三至第十五三指揮廣勇左第三軍第一右第三軍第一兩指揮以先銷廢寛衣天武第六指揮㑹一歲廪給别招中下禁軍以補其額故也同上

總論衛兵三衙四廂國家以仁得天下未始以兵為重也然定都陳留四無扞蔽其勢亦必資於兵

張方平言京師古之陳留郡四衝八達之地都城四面無險阻之形藩籬之固太祖始削節度之權屯兵

於内
太祖選諸道驍勇者補禁旅
乾德三年令天下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籍其名送
都下以補禁旅之闕
太宗取禁軍伉健者隷親軍
太平興國三年後苑親閲禁軍取伉健者隷親軍罷
癃老弱悉分配外州
其强幹弱枝之意悉矣而所聚之兵有三衙有四廂或

合而為二或分而為三或殿前居侍衛之下或侍衛居
殿前之上其故可得而稽也葢侍衛起於後唐
石林燕語梁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而自將之於
唐六軍之外則為私兵至於後唐明帝遂改為親衛
軍
殿前起於周之顯德
五代會要世宗募天下豪傑選武藝超絶者署為殿
前諸班

宋初侍衛親軍有都指揮使有副使有都虞侯殿前亦然而下於侍衛故雖殿前都指揮亦在侍衛都虞侯之下傳潛之為侍衛都虞侯在殿前都指揮使戴興之上而王超亦自殿前都指揮遷侍衛都虞侯是也

實録淳化元年傳潛自殿前副都指揮使遷侍衛馬步軍都虞侯在殿前都指揮使戴興之上　咸平三年王超自殿前都指揮使遷侍衛馬步軍都虞侯

自王超罷職無復任者而侍衛之馬軍步軍遂分為二

興殿前號為三衙而馬步二軍始居殿司之下矣職畧
捧日天武四廂屬之殿司龍衛神衛四廂屬之馬步二
司
捧日舊曰日騎天武舊曰控鶴龍衛舊曰龍捷神衛
舊曰英武太平興國二年改控鶴為天武龍捷曰龍
衛虎捷曰神衛雍熙四年改日騎曰捧日皆以美名
易禁軍之號也殿前司捧日天武馬軍司龍衛步軍
司謂之上四軍各有左右廂廂名三軍

謂之上四軍見上謂之八杌梯

官制管軍八位武弁軍門號八杌梯㨗副都指揮使

都虞候四廂都指揮使為管軍

入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乘輿凡天下之兵柄皆在焉

其任之也重則其待之也亦不輕是故見宰執而横仗

聲揖禮也至其後則惟横仗矣

筆談三衙内見宰執皆横仗立廊陛下唱喏宰相出

笏階上揖之此禮久廢惟内中横仗之禮至今不廢

見兩制而連騎通名禮也至其後則又分道矣

寶元康定間王君貺為舍人在坐見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榜稱不敢求見慶歷三年余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相逢斂馬駐立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十年入翰林相逢分道而過葢兩制漸輕三衙漸重

歐陽歸田錄

至於熙寧待遇之禮繼於二府至有寺監名之而不可得者

九年殿前都指揮使郝質往軍器監議軍器上批三帥朝廷待遇禮繼二府寺監小官豈可呼名自今可移文定議續會要

吁何其重也而祖宗立法又有深意所寓者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彼此相維不得專制范祖禹言伏見樞密都丞旨曹誦權馬軍司事祖宗兵法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

兵總於三師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彼此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二十年無兵變也自唐季以及五代樞密之權偏重動為國患由手握禁旅又得興發令副都承旨為樞密屬官權主管軍是本兵地又得握兵合而為一非祖宗制兵之意

其與漢周間史洪肇之徒為之者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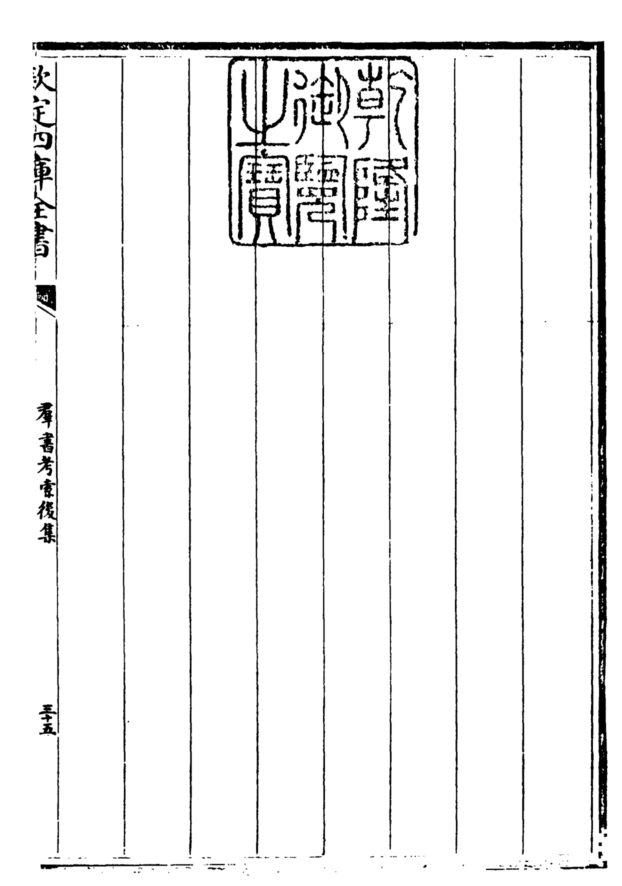
石林燕語三司天下兵柄皆在其手權雖重而軍政號令則在樞密院與漢周間史洪肇之徒為之者異

矣此祖宗之微意非前世所及也

是以樞密承旨管軍范祖禹力言之見上而張公方平亦言宿衛必取端愿之士

慶歷八年張方平言漢宿衛之士選材武必取端愿之士宋初宿衛皆游惰無根蔕者乞於諸班之中選年勞久次者東西下班殿侍有門閥家業者選取以充殿内之衛

此其防微之意非人之所能及也林駉文


乾隆御覽之寶

羣書考索後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後集卷四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沈安邦

羣書考索後集卷四十一

宋　章如愚　編

兵制門

三州兵

三代盛時井田之法滿天下皆兵也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為兵者皆吾平居之民為將者皆吾平居之吏也至秦用商鞅開阡陌而井田之

法廢

始皇并天下列為三十六郡置材官

漢列郡王國侯國三者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太守典武職甲卒其在王國則以内史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亦有相秩比天子令長

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建武六年欲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紀志○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悉還民伍帝紀

唐制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析關中為十二道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

太宗正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别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關中道置府一百七

十三河南道置府凡六十二河東道置府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南道置府凡十隴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凡六江南道置府凡二劔南道置府凡十嶺南道置府凡三右十道凡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名號而關中府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别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

有長
高宗武后時府衛之法寖壞變為彍騎彍騎變而方鎮
之兵熾矣
宋朝置禁軍每歲蒐汰著之令甲私役有禁教閱有班
諸州所募者曰本城廂軍一軍有分隸數州或一州兼
屯數軍總諸州騎兵之額四有十八步兵之額百八十
有三是為鎮兵縣又有土軍廂禁二軍軍在州縣本在
京師亦殿司侍衛司之兵也然其所生長知有州縣不

知有殿侍司殿侍司亦不復稽考州縣之兵也名曰内屬其實外軍

總論州縣兵禁軍廂軍太祖鑒前代之弊收藩鎮之權天下精兵悉選而萃之京師州郡所存率皆疲弱此強幹弱枝之道也趙普議見上循習已久外備不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者皆是書生領州大郡給十人小郡給五人以充常從名曰長吏實同於人名曰郡城蕩若平地滁州守禦代以白直淮陽重鎮與滁無異去揚而黄復不

及滁王元之所言葢咸平之三年也即三郡推之他可知矣

三年王禹偁言太祖之初十分天下有其七太宗嗣業天下一家議者乃合江淮諸郡毁城隍徹武備者三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十人小郡給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於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城比在滁州值發兵輓漕關地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關閉及徙淮陽稱為重鎮乃與滁州無異今黄州城

池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竊發何以支梧望令江淮等郡許置本城守捉軍士二三百人

自是以來稍稍修置陝西之保毅置於咸平之四年

四年詔陝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軍給資粮與正兵分戍吳倩與運使主其事凡得六萬八千餘人其沿邊先選中者亦升為禁軍號保捷

沿邊之振武置於景德之元年

元年陝西運使言西面沿邊諸州於保毅之軍內簡

集成振武軍四十指揮自立北軍邊聲頗振戎不敢寇

然猶未盛也慶歷之初西戎阻命始點民兵以補軍籍陞諸州廂軍以充禁旅既增保捷又置宣毅比及三年又置保毅内外通置禁軍四十餘萬通三朝兵八九十萬而鄉軍廂軍不與焉而後兵大備矣○張方平言康定之末慶歷之初議刺民兵極論其害今日果然太祖朝兵不及十五萬太宗朝不過四十萬祥符巳後

稍稍消伏向因西戎阻命始籍民兵俄黥以補軍籍陞諸州廂軍以充禁旅陝西河北京東京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凡内外增置禁軍約計四十餘萬人通三朝兵八九十萬其廂軍鄉軍義軍不在此數

自時厥後隨減隨補治平初元刺陝西義勇十五餘萬治平之兵百六萬二千禁旅步騎六十六萬三千校慶歷之籍減紀十萬校開寶之籍增至七十萬二千

至于熈寧廂軍猥多自騎射至牢城其名二十三其為兵凡二十餘萬而廂軍益衆矣○三年樞密院言諸路廂軍名額猥多自騎射至牢城其名二十三總天下廂兵馬步指揮凡八百四十為兵凡二十二萬餘人

古者凡國之役皆調於民宋有天下悉役廂軍凡役作營繕民無與焉故備戰衛者謂之禁軍給徒役者謂之廂軍皆總於侍衛司而兵部掌其政令

兵志國朝以備戰衛為禁軍以給徒役為廂軍各隷

其州之本城内總於侍衛而兵部掌其政令又以廂軍教閲者始號廂禁軍後以為下禁軍熈寧三年詔以禁軍分五都法以撿治廂軍熈寧元豐之間廂軍之數視祖宗時益衆以自三代後凡國之役皆調之民故民以勞弊宋有天下悉役廂軍凡役作工徒營繕民無與焉故民力全固永平百年

熈寧之世取廂軍之壯而教之謂之廂禁軍留之在城免其難役並加教閲二字於軍額之上曰雄武曰武壯

曰静江曰崇節曰保節皆廂禁軍也

元年選少壯廂軍留在城以備使二年樞密言廂軍

近以教閱武藝仍改軍額淮南曰壯武江南曰雄武

荆湖曰静江兩浙曰崇節福建曰保節並加教閱二

字於軍額上從之

是則廂軍以役禁軍不役而役之難者廂禁軍亦免之

令之禁軍送迎出入番休寓直與廂軍無異夫兵者不

可役役者不能兵一人之身百工所為備勢不可也㷀

寧私役禁軍之制葢亦舉而行之可乎

熈寧中私役禁軍雖經郊赦復永不與親民差遣林駉

文

總論京師兵神宗有言藝祖養兵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足以制諸道諸道足以當京師故内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元豐五年神宗云云

而張洎之言於太宗亦曰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萃在京師○太宗語及北兵利害張洎言國

家以大梁為天下之樞故定都焉今天下甲卒云云其本固兵强未有盛於我朝也我太祖加意軍政其練之也精其御之也嚴或大閲西郊

建隆二年大閲西郊上曰晋漢衛兵數十萬然可用者寡朕親校其擊刺騎射之藝悉為精鋭○習戰朱明池

乾德元年鑿池朱明門外選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或閲兵講武殿

乾德三年上御講武殿閱諸道兵得萬餘人屬侍衛其練兵之精如此武雄肆掠百卒竟誅

乾德中籍諸道驍勇兵送闕下太祖團結為武雄軍凡百餘人白日掠人妻女於城下帝怒捕戮之

乾德中收蜀精兵置川班殿直廩給與御龍直等開川班妄訴全軍俱廢

寶四年太祖以御龍直扈從郊祀時命增給而川班殿直不得如例擊鼓上訴帝怒曰朕之所與即為恩

澤焉有例哉命斬妄訴遂廢其班

雲捷軍偽印寘之極法

建隆三年雲捷軍有偽刻侍衛司印者捕得斬之

酒坊兵士作過罪及主將

何郯言太祖酒坊火發本坊兵士因使作過太祖以本坊使田處岩等不能部轄並處極法

軍法約束有非莊宗所能及者○上問李承進曰莊宗享國不久何也對曰莊宗姑息將士隨其所欲給之

蓋威令不行賞罰無節也上曰二十年爭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茍犯吾法惟有劒爾

其御兵之嚴又如此夫是以擊刺騎射悉為精鋭而見用老弱怯懦安於剩員而不辭○建隆二年令殿前侍衛及部兵驍勇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去之初置剩員以處退兵

太宗真宗承之軍政益肅故千乘萬騎周旋如一太平

興國二年崔翰分布士伍建五色旗以號令將卒每按旗指蹤則千乘萬騎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無比上悦以金帶賜翰

殿庭進退容止中節○至道元年上閱武便殿衛士有挽弓及一石五斗者矢二十發綽有餘力又令騎兵步兵東西列陣觀其進退容止中節上曰此殿庭間數百人爾猶有兵威可觀況堂堂之陣數萬成列者哉

近京補禁衛皆爲精兵○咸平四年募近京强壯補禁衛詔高峻教閲行伍整肅上曰昨日村民皆爲精兵矣

吁有自來矣至于仁宗承平日久法制稍弛御士之變何郯兩言之○慶歷八年崇政殿宿直皇城司親事官劫取庫兵縁上殿屋何郯兩上書乞重行黜陟

步直兵士之變錢彦遠七言之○皇祐元年軍頭司步直兵士擬欲作過於皇城内先埋藏器仗錢彦遠七

上書乞根究

而東軍不知戰鬬龍衛不能被甲田況又歷歷言之

慶歷元年田況上兵策七曰新添虎翼軍自南中選

填才質綿弱自云不知戰鬬見賊恐死傳者以為笑

若添土兵請給其立功不在東軍之後八曰騎兵髙

者無如龍衛有不能被甲上馬者況老於雲武二騎

挽弓不過五六斗望空發箭三十步已墮地

天子聖明一加振刷無復曩時之舊矣成制一定歷代

遵之雖在熈寜亦循舊章雖在崇寜舊規猶在自高俅以恩得用軍政遂弛見下中興以來懲諸班之變因噎廢食故或以衛兵掃蕩為言○建炎四年初上在明州諸班直謀亂已誅其為首者駕還越遂廢班有趙鼎曰祖宗兵政最為留意○熈寜變亂舊章獨不敢議軍政昨明州班直即訴事紛亂非其本謀乃盡廢之是因噎廢食令諸將各揔重兵不隷三衙則兵政已壞獨衛兵彷彿舊制亦掃蕩不存

或以三衙稍廢為言○紹興元年廖剛言祖宗軍政尤嚴如三衙四廂所統之兵關防周密此軍稍廢所恃以備非常者諸將外衛兵而已

或以親兵寛弱為言○紹興二年胡安國言宋朝分三衙以掌親軍雖崇寧間舊規猶在及高俅以恩得用軍政遂弛陛下承嗣寶位而親兵寡弱豈强本之計

高宗慨然委之主帥未及半年軍容益張

紹興二年擢楊沂中為神武中軍統制而言者請增

衛兵上曰朕命沂中治神武中軍皆宿衛兵也遂命沂中兼提舉衛兵沂中歎曰勾陳天仗単弱於是招丁壯未半歲軍容益張遂改中軍為殿前司

禁衛諸軍悉從還轉○紹興五年時諸將所總歲歲奏功而天子親兵乆無轉遷之望趙鼎請立為得員之法始復祖宗之制

都督軍馬悉隷三衙○趙鼎言都督府軍馬合撿三衙

上曰祖宗故事軍馬未有不隷三衙令正之甚善

而祖宗舊制於是乎盡復盛哉中興之功蓋與創業無以異也林駉文

總論戍兵衛兵出戍祖宗舊制禁軍最親者名以班直宿衛扈從殿前掌之自龍衛以下則或守京師或戍諸路

兵志凡禁軍之最親近者執戟殿陛宿衛宫省扈從乘輿號諸班直非諸班直隸軍頭司城隍司騏驥院皆以守京師借征戍

蓋以天下積兵聚於京師諸道之兵疲怯不任事不得不然也中興以來馬軍一司常戍金陵收諸帥之兵名為御前軍分屯要害此其遺意歟

職源馬軍一司中興以後常出戍建康

然時有先後勢有强弱昔景德中陳貫言旅禁以衛京師不當戍邊○二年陳貫上兵論三篇言旅禁當以衛

京師不當戍邊戍邊莫若募土人

皇祐初包拯言調發畿兵非固宗社之策

元年包拯言鐵兵雖有大故不可多調發近年以來邊陲有警乃一例調發非固宗社制夷狄之良策彼去國初未遠也而其言且然況在數世之後為人主者亦當權其强弱可也今金陵重鎮誠不可緩根本所在盍亦加之意乎林駉文

民兵

三代盛時天下皆兵也其為兵者皆吾平居之民今以成周周官攷之司徒之屬族師以邦比之法五家為比

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小司徒乃會方民之卒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周禮此民兵之制也

齊威公任用管子作内政而寓軍令管子制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

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爲軍五鄉之帥率之

國語

秦有材官於郡國

漢制踵秦置材官於郡國馮唐對文帝曰士卒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馮唐傳此民兵也

秦苻堅遣圍襄陽元發三州人丁以爲形援

唐之府兵見兵志門蕭銑據江陵岑恭數進策圖銑帝嘉納李靖使江陵岑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盡台巴蜀子弟收用之

代宗時李抱真為懷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刓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成十二萬既不廩於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

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李

德裕為鄭滑節度徙劍南西川德裕至則率戶一百取

一人使習戰貸物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

宋太祖乾德元年遣使九人選關西鄉兵赴慶州

太宗時契丹入寇遣使諸州選丁壯為義軍○雍熙三

年邊民之驍勇者競團結以禦寇或夜入城壘斬取首

級來歸上聞而嘉之曰此等生長邊陲閑習戰鬭若明

立賞格必大有應募者乃下詔募民有能糾合應援王

師者資以粮食假以兵甲平幽州後顧在軍者優與存録願歸農者給復三年自是應募者甚衆長編○雍熈四年開封尹陳王元僖又上疏曰河南乆為内地人户非能便習武藝不可盡實戎行河北累經戎狄頗有閑習馳射或可選置軍中望且於河朔沿邉諸州點集止令本處守捍城池河南諸州一切停罷上納其言仝上

真宗咸平二年朱台符上疏曰江淅舊有義軍寨秦隴見屯强壯執柯取則兹事可行以天下土地之饒士民

之衆各于郡縣量置義軍本戸畧與復除歲時少加賞賜動則就便名簽靜則任從營養又於王畿千里之内畜兵十萬以制之天下孰敢動揺哉仝上○咸平三年錢若水言夫今之所患患在不知戎情伏望陛下逐州名邊民為招收軍給與衣粮蠲其租賦彼縁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有懐恵來布腹心彼若舉兵此必預知事苟預知則百戰百勝矣經濟○咸平三年河北河東强壯自五代時瀛霸諸州已有之是歲始詔河北民家二

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籍四為强壯五百人為指揮置指揮使百人為都置正副都頭二人節級四人所在置籍擇善射者第補校長聽自置馬勝甲者蠲其户役尋募其勇敢團結附大軍為栅官給鎧甲長編○咸平三年王元之言江浙荆湖淮南福建等郡約民户衆寡城池大小並許置本城守提軍士不過三五百人勿令差出止於城中閱習弓劍漸葺城壘繕治甲胄郡國張禦緝之備長吏免剽畧之虞仝

上○咸平四年詔陜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軍給資粮與正兵分戍守城壘遣御史吴舊與轉運同主其事凡得六萬八千七百九十五人其緣邊軍士先遴中者並升為禁軍號保捷仝上

景德元年於保毅軍内簡集成振武四十指揮○景德四年上曰比詔河東募土人為廣鋭神虎諸軍就置營守蓋以契丹未平此等皆勁勇且習知山川道路故帥臣每患其少甞許續募今邊防罷警若遂令減去即為

弛慉然豈可歳增不已乃詔以見存為定額闕則補之
全上

祥符二年詔河北强壯自今每歳十月至正月台集教閲習以為常河東曰廣鋭神虎河北曰忠烈宣勇

仁宗天聖三年陜西運使范雍涇原路部署王謙等奏準詔旨相度沿邊弓箭手並是父子相承兄弟相授武藝精熟頗得氣力不得妄有差役從之會要

范仲淹知延州寶元中元昊叛時議點鄉兵戰仲淹令刺手及兵

罷壞慶路皆復為農言行錄

康定詔河北河東强壯陝西京東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為團四團為都五都為指揮置使民年二十係籍六十免每歲十月後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閱半月

慶歴二年知秦州韓琦請益本路兵於是揀陝西弓手涅刺面充保捷指揮○慶歴二年詔簡河北强壯刺為義勇不願者釋之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自此强壯浸廢又簡河東鄉弓手亦為義勇而陝西之弓手為保捷

分戍邊外時初置義勇人情洶洶乃詔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乘疾置郵日行數舍開諭父老衆始安焉長編

○御史中丞賈昌朝上疏言今河北河東强壯陜西弓箭手之屬蓋土兵遺制也且戎狄居苦寒沙磧之地惡衣食好馳善射自古御寇郤敵非此不可今宜優復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則可以減屯戍而省供饋而不易之利内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閲試之仝上

慶歴四年樞密院副使富弼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有曰景徳以前縁邊土兵無事時令戍本州軍寇至則盡爲逐路部署司抽起縁邊闕食又却以南兵屯守甚無謂也夫土兵居邊知其山川道路熟其彼中人情復諳敵兵次第亦藉其營護骨肉之心且又服習州縣令所禦必堅戰必勝也若遷内地則山川道路不知人情不熟敵兵不諳骨肉不在州縣命令不習又爲南兵怯弱所累則禦必不堅戰必不勝也北敵惟懼邊兵凡聞以南

兵替入内地敵人大喜故來則決勝長編○皇祐元年户部副使包拯言令河北河東沿邊兵寡財匱指置卒難惟有民兵可用往年嘗籍之矣籍之未甚得策又從而釋之竊見唐李抱真民兵之制事頗相近故當時昭義一軍雄視山東將適今之宜可取抱真之制約而行之一則不費供饋二則羣情樂為其處置訓練之法即有祖宗舊制民兵既壯禁軍留實京師則内外安矣仝上○嘉祐三年李師中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師中建言

嶺南自古不利戍兵乞置土丁募敢勇家丁至四五則籍一人揔為五番上州教閲不及五百人為四番利器械農隙訓之禁一切他役上番則給粮免税校長免二丁税於是一路得四萬餘人同上○嘉祐四年上封者言義勇為河北伏兵惜其束於列郡遺其大用而議者但以為城守之備誠能以河北冀邢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臣為義勇總管兵官為鈐轄歲以季冬廵閲萬一犬戎入寇即翔集赴援傍出掩擊彼寇腹背受敵則是

河北三十餘所常伏銳兵朝廷下其章河北四路帥臣

仝上○大名李昭亮定州龎籍真定錢明逸瀛州王贄

議曰唐李抱真籍民三丁選一農隙則試示以賞罰得

勁卒二萬是時昭義步兵冠於諸軍此近代之顯效而

或者謂民兵秖可城守難備戰陣非通論也但令便分

為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

内亦揺動衆心恐非寓兵之術姑令㸃集訓練二三年

間武藝稍精遇有警時得將臣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陣

隊示以賞罰何戰之不可哉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閱耳目已熟行固無疑詔如所議長編

英宗治平元年乙亥命屯田郎中徐億職方員外郎李師錫屯田員外郎錢公紀剌陝西諸州軍百姓皆為義勇初宰相韓琦奏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宇而威服四夷又非近世所蓄冗兵可及也唐制府兵最為近古

天寶以後廢不能復因循至于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

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㸃義勇止刺手背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詔從之樞密副使胡宿請且刺沿邊州軍上答曰不若即了之韓琦意亦

欲如此乃命億等往除商虢二州不籍餘悉籍義勇總得一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仝上○知諫院司馬光奏曰昔康定慶歷之間籍陜西之民為鄉弓手始者明出敇榜云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榜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戍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以公據放令逐便乞早降指揮罷刺陜西義勇終弗聽仝上○光又六奏及申中書自劾求去亦終弗許嘗至中書與韓琦辨琦謂光

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傲使聞陜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震慴光曰兵之用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之間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過十日西人知其詳寧復懼乎琦不能荅復曰君但見慶歷間陜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憂今復然耳今已降勑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雖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語之不信光曰光終不敢奉信非獨不敢

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琦怒曰君何相輕甚耶光曰相公長在此可也萬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粮戍邊反掌間耳琦默然竟不為止其後十年義勇運粮戍邊率以為常矣同上

神宗熈寧正月辛丑樞密使吕公弼言請簡河北義勇五分之一剌手背為上等二字令養馬習騎射而免其戶賦甲寅詔從之同上

神宗時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義勇總四十二萬餘河東

弓箭手七千陜西十郡并寨舊籍四萬六千三百後歸休息緜緜以為保甲云。

熈寧三年知定州滕甫言臣竊謂中國之兵與夷狄之兵常患多寡之不敵其故無他葢中國兵有定數至於平民則素不使之知戰夷狄之俗人人能鬬擊無復兵民之别有事則舉國皆來此所以取勝多也今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獵射守等户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乞下本道州縣令募諸色公人及城郭

鄉村百姓有武勇願學弓箭者為社每年春長吏就其射處勸誘閲試之緩急雖不可調發亦足以為捍禦從之○王安石進呈蔡挺乞以義勇為五番教閲事上因論及民兵安石曰募兵未可全罷民兵可漸復雖府界亦可為至於廣南尤不可緩今中國募禁軍往戍多死此害於仁政陛下誠罷軍職所得官十二三鼓舞百姓豪傑使趨為民兵則事甚易成上患密院不肯措置義勇安石曰陛下誠欲行則孰能禦此在陛下也因為上

言國之大政在兵農上曰先措置得兵乃及農緣治農事須財兵不省即財無由足安石曰農事亦不可以為在兵事之後前代興王知不廢農事乃能并天下興農事自不費國財但因民所利而利之則亦因民財力而用也長編○涇渭儀四州義勇萬五千人舊止戍守經畧使蔡挺始令遇上番依諸軍結陣隊分隸諸將選藝精者遷補給官馬月廩時帛郊賞與正兵同遂與正兵相參戰守時土兵有闕詔募三千人挺奏以義勇點

剌累年雖訓隸以時而未施於征防意可以按府兵遺
法俾之番戍無補所闕土兵詔復問以措置遠近分番
之法挺即條上以四州義勇分五番番三千人防秋以
八月十五日上十月罷防春以正月十五日上三月罷
周而復始所募土兵歲減粮八萬石料錢六千餘緡春
冬衣帛五千足綿三萬七千兩詔從之行之諸路長編
○十二月中書言司農寺定畿縣保甲條制凡十家為
一保選主户有心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

選主戶最有心力及物產最高者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乃選主戶有行止材勇為衆所服者以為都副保正凡選一家兩丁以上通主客為之謂之保丁但推以上皆充單丁老幼疾患女口等並令就近附保兩丁以上更有餘人身力少壯者亦令附保內材勇為衆所服及物産最高者充逐保保丁除禁兵器外其餘弓箭等許從便自置習學武藝仍乞選官行於開封祥符兩縣團成保甲候成次緒以漸及他縣從之先是同

嘗勾開封府界常平等事趙子幾言近歲寇盜充斥公為民害今欲依舊保甲各立首領使相部轄及捕賊賞格乃下司農寺詳定至是增損行之同上○王安石剏為保甲之法令民自置弓箭及每小保用民力築射垜又自辦錢粮起鋪屋三兩區每保置鼓遇賊聲擊開封酸棗等縣民千餘人赴寺訴其不便是時五路義勇皆改為保甲至元祐罷之○上謂王安石曰用募兵與民兵亦無異若役之過苦則亦變矣安石曰役之過苦則

變誠然募兵浮浪不顧死生之人則其喜禍亂非良農之比然臣已嘗論奏募兵不可全無周官國之勇力之士屬於司右有事則可使為選鋒又令壯士有羈屬亦所以弭難也上論變義勇為民兵上曰民兵雖善止是妨農事如何安石曰先王以農高兵因鄉遂寓軍旅方其在田什伍已定須有事乃發之以戰守其妨農之時少今邊陲農人則無十五不知戰守之法又別募民為代兵盡邊人耕織不足以給衣粮乃至官私轉輸勞費

尚患不足遇有警爭則寡兵反不足以應敵無事則百姓耕種不足以給之豈得為良法也上曰止是民兵未可恃以戰守奈何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可以戰守臣以為募兵與民兵無異顧所用將帥如何耳將帥非難求但人主能察見羣臣情偽善駕御之則人材出而為用而不患無將帥則不患民兵不為用長編○熙寧四年上曰府兵與租庸調法相須安石對曰今義勇土軍上番供設既有廪給則無貧富皆可以入衛出戍

雖未有租庸調法亦可為第義勇以良民為之當以義禮奬養令皆倒置涅其手背人不樂一也教閱糜費人不樂其二也又使之運粮人不樂其三也今措置義勇皆當反此使害在於不為義勇而利在於為義勇人以得籍名於義勇為幸至於武藝推恩隨人材之高下使咸有幸得之心則俗可變而衆技可成也擇其鄉閭豪傑為之將校稍加奬抜則人自悅服矧令募兵為宿衛及有積官至刺史以上者移此與彼固無不可況又不

至如此費官祿已足使人樂為之陛下誠能審擇近臣皆有政事之材異時可使分將此等軍今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尚可為軍廂主則近臣以上豈不及此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長計也上極以為然同上○熈寧五年癸亥樞密院言諸路勇敢效用法緣邊諸路經畧司勇敢効用皆以材勇應募從軍月給錢粮戰馬器甲以時肄習若無調發皆聽還家其鬭戰勞效依次遷補凡四補至借職此弓箭手有功遷轉自押官至借職凡十

四資淹速特異非朝廷第功均賞之意先據涇原路經畧司奏勇敢武藝舊雖分等弓力多不中程精冗相參疲弱幾半尋閱試汰去冗濫粗為精勇令以河東鄜延秦鳳環慶熙河路各三百人涇原路五百人為額不剌手不置營每季首赴經畧司閱試及本軍注籍遇有邊事追集給口食借官馬給草料其教習日依甲分射親及野戰中者有賞全不中者減料錢次季又不中勒停遇戰有功以八等定賞從之仍頒行諸路長編○熙寧

五年執政同進呈河東保甲事樞密院但欲為義勇強壯不別名保甲王安石曰此非王安禮初議也上卒從安石議令盡依王安禮所奏同上○上欲修河北弓箭社馮京曰河北義勇十八萬自足何須做弓箭社王安石曰河北義勇收人户不盡河北有許多地有許多人何故只令十八萬人習兵為義勇而不可令盡習兵當如今府界保法修定古者民居則為比比有比長及用兵即五人為伍伍有伍長司馬二十五家為閭閭有閭

胥二十五人為兩兩有兩司馬兩司馬即是閭胥伍司馬即是比長但隨事異名而已○熙寧六年八月復比閭族黨養馬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户一駟有物力養馬者户二疋聽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毋或強予府界毋過三千疋五路毋過五千疋馬除襲盜賊外不得乘越三百里三等以上十户為一保四等十户為一社以待死病補償者保甲馬即馬主獨償之社户馬半使社人償之歲一閱其瘠肥禁苛留者凡

十有四條先自府界頒行焉在五路者要監司經畧州縣吏度長編○熈寧八年四月詔罷給田募人充役已就募人聽如舊有走死停替者勿補先是王安石為上言給田募役有十餘害上曰苟如此初何以有此議議者必言所利翌日檢初議乃李承之言募弓手宜如弓箭手為便遂作此法餘無所科安石曰只以田募弓箭手已不如募弓手之便弓箭手雖選強壯然即取足於一家苟可以強壯則弗卻也弓手乃選強壯於無方所

募皆得直强壯也上乃令廢以田募役法同上○熈寧九年五月詔諸保甲可依新降隊法結隊并印新結隊圖付兵部每一都保結與一圖結隊之法三人為一小隊三小隊為一中隊五中隊為一大隊并引戰一人居前擁隊一人執刀居後兼二人居左右執旗一人居中凡五十人皆選士也有馬人與無馬人各為隊隊中兵械或純用一色或雜用弓弩刀斧槍楯皆於結隊時商定教習同上元豐二年十二月辛亥提舉廣南東路常

平等事林顔言今天下之民家為之保保為之長長為之正者豈特不容其奸而已葢歸兵食於農藏武士於耕夫所謂教而後使之道也欲乞本路沿江海諸州依西路法訓閲使其人既熟山川之險易而又知夫弓矢金鼓之習則一方自足為備可以不勞北兵矣詔下廣南東路經畧轉運提舉鈐轄司相度皆言廣恵潮封康端南恩七州皆並邊及江海外接蠻賊司可依西路保甲教習武藝從之長編元豐六年十月權發遣京西路

轉運判官孫覺言看詳諸路廵檢土兵立法之意葢為其人習知本處人情出入道路易以緝捕盜賊近廵歷諸州見所招土兵多老弱不堪被甲可擒盜者十無三四仍未必皆土人欲乞逐路委監司一員選留外改刺逐州廂軍從之同上

哲宗元祐元年七月右司諫蘇轍奏曰臣竊見夫仁宗朝河北河東初置義勇至英宗朝推行其法漸及陝西皆以地接邊羌有守禦之備每歲冬教一月民雖

以為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已及熙寧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二三路之民日夜教習三聖臨御知其不便率皆罷去民得歸秉耒耜盜賊因此衰息歌舜聖德無有窮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被邊之故民習為常不敢辭懇至於京畿諸縣累聖以來為輦轂所在素加優厚今乃與三路邊郡為比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聖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寬恤特與蠲免同上〇十一月殿中侍御史呂陶言伏見保甲法雖已更改猶有二弊

未便於民其一為罷去二十畝已下免教指揮却令五等户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緣民之貧富不等子之多少而教與不教則有幸不幸今田百畝家有二丁則免教是謂之幸田有十畝家有三丁則赴教是謂之不幸比貧富力役大為不均臣愚欲乞於三等已上或等第雖低而家業及一百貫有三丁者方得差充其一為陝西州郡令秋雨澇人户有訴灾傷去處而蠲税不及五分並須赴教官司奉法不敢放免臣竊謂保甲之令

行已累年朝廷知其有弊多所釐改欲民休息若雖侯灾傷及五分方與免教亦恐德澤未廣臣愚欲乞應係灾傷縣分兼特免冬教以惠畿內三路之民詔府界保甲人戶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陶請也 長編 ○元祐二年詔諸路巡檢土兵額半差禁軍以樞密院言土兵本以諳悉山川地理易於捕冦令歲久以親戚鄉里之故或庇其為奸請以禁軍相兼故有是命 同上 ○紹聖三年三月樞密院言廣南

東西路槍手土丁○熈寧舊法一年縣教一年上州昨自元祐以來罷上州只令縣教慮因此漸成廢墮詔依熈寧舊法同上

高宗建炎元年張慤請募民聮以為什五使合力抗敵謂之廵社有甲隊步射之制擇土豪一人為都副總轄詔頒行天下二年詔陜西河北依舊餘皆罷○紹興初王庶知興元兼利路安撫籍諸縣良家子弟號曰義士每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與免戶下物力錢每五千為一

隊以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日閱於縣月閱於州不半年有兵二十萬令川口義士尚衆皆庶倡之也其後。紹興四年承楚秦州各置水寨民皆團聚。紹興二十一年張輔世言利路義士就令土豪領之多率斂邀求役無虛月望放歸農詔申樞密院。紹興三十一年詔籍鄉兵知荆南府續觱乃請籍民為義勇其法取於主户之雙丁十户為一甲五甲為一團皆有長擇一邑之豪為總首歲於農隙教閱官給其糧其後籍者至七八

千人

孝宗乾道五年三月淮西副總管王公述進對一曰淮甸義兵可按教不可乆勞有妨耕種○淳熈三年二月上御便殿閱兩浙福建土兵上曰軍士皆好身手教閱甫三數月事藝已精熟弓弩手自可比殿前司之數因諭輔臣曰向來兀朮入冦陳思恭邀截于平江官兵乃用長槍不能及敵兀朮遂以輕舸遁韓世忠江上之戰亦然若用弓弩兀朮必成擒矣今次州郡起發禁軍土

軍極整肅玆又及時遣歸更加激犒他時調發必易集

聖政〇淳熙四年八月壬申進呈前來教閱民兵兩淮荆襄總費爲緡錢三十六萬有奇米三萬石有奇上曰此謂逐路追集教閱耶趙雄奏兩淮各就漕司逐路教閱江陵襄陽荆門各就逐州上曰如此則可與降指揮候農隙日令守臣教閱一月

聖政〇淳熙十一年十二月上曰議者多言邊郡太守湏是久任令邊郡無兵雖久任何益大軍皆在江南若是創置又費衣粮却是弓

弩手民兵無養兵之費有養民之益緩急亦可用同上

再攷民兵自府兵之法廢代宗時李抱真為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真築山東有變乃籍户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教戰習射歲終大閲第能否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既不廪于官而府庫實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侯冠其後李德裕為劒南西川節度代請甲人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縣是蜀之器械皆犀鋭率户二百取一人使習

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於是二邊寖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但謀以城降五代唐潞王詔天下大括將吏又發民為兵户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用張延明之謀也得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晉齊王救籍鄉兵每七户共出兵械資一卒號武定軍

國朝咸平四年又括陜西丁壯共得萬八千號保毅軍

景德二年曹瑋請以邊民應募者為弓箭手及○治平

元年籍陜西鄉丁為義勇軍及令環慶鄜延為擽保毅軍為義勇初宰臣韓琦言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出於天性而又有物力資産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精加揀練亦唐之府兵也陜西當西事初亦嘗三丁選一為弓箭手其後刺為保捷西夏納欵朝廷釋之河北河東陜西當西北控禦之地其勢一也今若於陜西諸州亦刺義勇止刺手旁亦無驚駭一時雖擾終成大利上乃命徐億分諸州籍之得義勇十二

萬二千五百人初韓琦欲刺陜西民為義勇諫官司馬
光抗章數十力言其不可
四朝志序國家籍郡國鄉里及旁塞之民與其丁壯
子弟之應募者隸習武事備戰守曰義勇曰弓箭社
曰保毅曰寨户曰疆人曰上丁曰弩手曰洞丁曰槍
手曰弓箭手曰敢勇曰番兵各因其方之民而名之
通謂之鄉兵
自熈寧以來民兵莫盛扵保甲王安石欲變募兵而行

保甲帝從其議熙寧三年始聯比其民以相保伍乃詔畿内之民十家為一保選主戶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選衆所服者為都保正又以一人為副應主客户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能有餘丁而勇壯者亦附之先行畿甸既就緒遂推之五路以遍于天下初以捕盜賊而相保任而未隸以武事四年始詔畿内保丁隸習武事元豐元年呈引府界保甲藝成者帝親閱之擇其能者官使

下者亦賜金帛元豐四年詔五路義勇悉改為保甲其年府界河東陜西歲費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緡而團教之賞為一百萬緡有奇凡教習歲遣使則謂之提舉按閱率以近臣挾内侍往諸路皆以省次藝成者先按閱率五六歲一遍獨河東以金帛不足以賞乃至十一歲上詔晉人介居二敵之間講勸不可復加賜緡錢十五萬其繫廂義勇保甲及民兵合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人自保甲之法立爭之甚衆文潞公司馬公

皆請罷保甲韓維呂公著范純仁王巖叟皆深言其弊
渡江以來楚泰州各置水寨民皆團聚邀擊賊衆上曰
淮甸遺民能力奮忠義如此水寨民兵並與放十年租
税

總論民兵國初京師之兵强州縣之兵弱一有警急悉
調京師京師不足以民兵足以振武保捷宣毅義勇皆
兵出於民而籍之州縣者也是故禁旅不若土人陳貫
言之

見衛兵出戍

東兵不及土兵田況言之

田況言振武保捷皆是土兵材力伉健武藝精强其餘請給甚微不及東軍之下者新添虎翼軍不知戰鬬若添土兵請給其立功必不在東軍之後

彼其習於風土長於戰鬬故能動有成功慶歷初詔刺四路弓手張公方平曰不可

康定元年詔陝西河東河北京東西路籍民為弓手

强壯慶歷元年詔京東西路弓手强壯恭刺充保毅軍陜西路恭刺充保捷軍

韓公曰可卒刺之

慶歷二年詔琦嘗奏本路諸州軍馬詔琦詳度以聞琦請陜西弓手恭刺充保捷指揮諸州保毅軍河東河北義勇皆涅手

治平初詔刺陜西義勇温公曰不可韓公曰可卒刺之

見前夫以祖宗之至仁大臣之至忠而籍民為兵猶莫

之免良以費省而足用也馴至熈寧因趙子幾之言行保甲之法見前夫保甲亦民兵也而為法既密見前為教益酷鞭笞之苦誅求之苦不得免焉民不堪命則有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幹官以輸其忿而已見上安得人人如黄廉之在河東也哉

元祐元年黄廉提舉河東路保甲凡二年雖在團教場未嘗易儒服元豐末他路擁兵殺官吏獨河東保甲不為犬吠之盜

噫是無以議為也有如弓箭之刺率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至為冦何韓之慮不及張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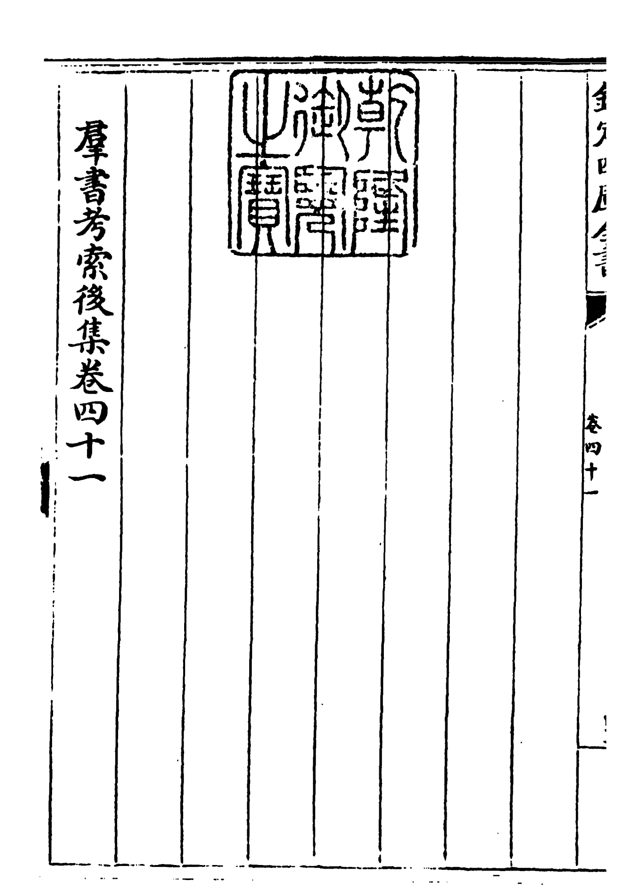
墓志時於諸路刺弓箭手為宣毅保捷指揮方平連爭之不從所刺兵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至為冦識者以為不從方平言為恨

義勇之刺其後運糧戍邊率以為常何韓公之慮又不及司馬公耶上文曰張公司馬公慮甚遠矣而韓公亦未可深貶也石壕之詩公葢誦之久矣彼誠見夫漢唐

調發之弊故欲收拾强悍者養之以為兵則良民可以保其相聚之樂雖稅歛之厚不恤也

別録琦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養兵雖非古然自有利處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杜甫石壕吏篇調兵於民其弊至此後世既收拾强悍無頼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利

公之慮及此又安得以一時之見而盡非之哉 林駉文



羣書考索後集卷四十一